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译丛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Michael A. Lebowitz

*Beyond Capital*

# 超越《资本论》

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加拿大〕 迈克尔·A·莱博维奇 / 著

崔秀红 / 译 张 苏 / 等校

BEYOND  
CAPITAL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译丛

# 超越 《资本论》

——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第二版)

[加拿大] 迈克尔·A·莱博维奇 著

崔秀红 译  
张 苏 等校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静  
责任校对：徐领柱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邱 天

## 超越《资本论》

——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第二版)

[加拿大] 迈克尔·A·莱博维奇 著  
崔秀红 译 张 苏 等校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天宇星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10.75 印张 270000 字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 - 7 - 5058 - 6671 - 3/F · 5932 定价：2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字：01 - 2005 - 3730

© Michael A. Lebowitz 1992、2003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under the title Michael A. Lebowitz, *Beyond Capital* 2<sup>nd</sup> ed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中文（简体）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译者说明

在译者的翻译过程中，针对本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黑格尔著作的引文，大多数都是参照其已发行的中文译本进行翻译的，并加注中文译本的出处，对于部分中文对照译文无法找到的引文，译者则根据书中所列英文予以翻译，并加注其英文出处，由于译者水平所限，其中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此外，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郭毅、张爽、宋艳艳、王梁邴等的大力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 中文版序言

## 马克思主义消亡了吗

在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地方，有些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消亡。他们声称马克思主义只是一成不变的教科书中模棱两可的观点，只有那些过时的老迈的学者还在思考和讨论它。

他们认为，真正的经济学研究人们对经济激励所作出的反应。如它预测了面对价格的上升，人们会怎么做。他们宣称：“看看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同时也发出挑战的声音：“告诉我们，与新古典经济学这一科学相比，马克思主义者能作出什么？”

可马克思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解释市场价格，或者去解释面对市场价格的变化人们会如何反应。对马克思来说，这—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他认为所有经济学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现代的这些解释除了在数学形式上日趋复杂外，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而马克思感兴趣的问题是——价格到底是什么？物与

## 超越《资本论》

货币的交换比率是多少？货币是什么？马克思会说：不，不要通过对货币功能的解释来回答我的问题，告诉我货币是什么，以至于它可以执行这些功能！

换句话说，在其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试图穿越事物的表面，考察其内在的结构，考察其与表面相对立的本质。货币究竟是什么？资本又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其著作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对马克思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学家惯用的范畴的重新解读。

与把研究对象定位于抽象的和孤立的个人的主流经济学（这导致了合成谬误）不同的是，马克思是系统论者——他首先分析整体以及整体再生产的条件。其考察的结果是资本是对工人剥削的结果，这也是马克思最为重要的发现。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根植于工人将自身的所有权让渡给资本家这一事实——这是一种可以使用工人工作能力的权力，一种可以从工人那里攫取劳动的权力。

通过出售自身的劳动力，工人获得了足以维持自身日常生活的货币。但是，通过购买劳动力，资本家在生产领域中获得了指挥工人的权力，而且他们还拥有了对工人生产的产品唯一所有权（也就是剩余索取权）。自然地，谋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会尽可能地攫取劳动——他们试图延长工作日，加大工作强度；不仅如此，他们还尽量压低支付给工人的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工资，并提高与工资相对应的劳动生产率。准确地说，由于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这种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失业者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他们就能够确保工人生产的产品价值（即获得增殖的价值）会比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劳动力价值）要高。这就是答案所在，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利润的根源。

事实上，马克思也指出了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再生产和对工人的剥削是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但

是，它却又必然表现为剥削并不存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表面上，它看起来并不是工人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以换得用来维系自身再生产的货币，而像是工人出卖一定量的劳动以换得等价的货币。表面上看，这是一次平等的交易——工人获得他在生产中投入的回报，因此并不存在剥削。工资的这种形式——等量货币换取等量的劳动时间——让人看不到剥削的存在。

由此，从表面现象出发得出的理论必然认为资本家支付了其获取的（全部）劳动的报酬，由此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源泉）也就不可能从对工人的剥削中获取，从而租金、利润和工资便分别成了在生产过程中土地、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报酬。由此，就可以极其容易地理解马克思所强调的，即资本主义的每一神秘性都根植于其表象之下这一说法了。

但这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观点！新古典经济学仅研究事物的表象，它甚至下定义来断言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会按照其实际生产力水平获得回报。新古典经济学宣称，所有付出都会得到相应回报。而且，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一论断并未实现，那么一定是由于某种因素阻碍了市场的运行——例如政府的干预。在新古典经济学想象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工人的再生产并不是必要条件），完美的市场就会产生完美的“所有付出都会得到相应回报”的结果。

因此，很容易理解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露了剥削，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掩盖剥削，并把它作为当然的规则。那么，就不难得知，剥削者会倾向于哪一种经济学，而对另一种，则是感到不安，甚至宣称它已经消亡。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经常遏制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视为“圣经”，从而致力于解释这一理论。这些马克思的信徒所作的仅仅是提取了新的理论形式，其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已经远离现实，而对这些



## 超越〈资本论〉

人，马克思本人是持反对态度的。

这些信徒们的经院哲学是使得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死气沉沉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有的时候，从资本主义替代品——一个允许“丰富的人类”“生产和消费同样丰富的个人”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审视《资本论》，会发现它写的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马克思对工人“身体与精神的分裂”的批判以及对“在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的批判之所以成立”是由于存在一个可以取代资本主义下支离的、不完整的人的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人可以获得“全面的发展”，这一点是其前提条件。毕竟，如果马克思没有基于社会主义这一前提来论述的话，他又怎么能够阐述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这一现象，并认为这是一种“倒置，实际上是扭曲，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所专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呢？没有社会主义这一前提条件，这一“倒置”又何从说起呢？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主动地从人类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开始他们的研究，然后再揭示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性质呢？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财富（real wealth）是人本身。马克思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所付出的劳动的成果是“为了满足工人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便是从这样一个社会的角度来论述的，那么为什么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抓住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的这一前提条件呢？我认为在《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本书中，其讨论便始于对该错误观点——《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而不是对资本的考察——的研究，本书的这一研究是通过通过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开始的。

马克思曾经计划要写六部著作以进行资本主义的研究，而《资本论》仅仅是其中的第一部，牢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考察了马克思未完成其认识论上的庞大计划所导致的结果——尤

其是，正是没有认识到讨论雇佣劳动这本书的缺失，从而产生了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一片面性，我们未能好好理解马克思的真正财富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与资本主义财富概念——商品的<sub>最大</sub>获得——相对立的），也没有理解到马克思的另一个政治经济学，即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相对立），我们也没有理解到存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其中，结合总体工人的生产是为了共同需要和共同目的。

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写那本书呢？我认为，与这一认识论上的计划相比，马克思要对他的革命计划更加感兴趣。他的革命计划是什么呢？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的非常清楚：“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sup>①</sup>

只要我们还没有处在有着丰富的人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尽管在学术界，资本主义的开拓者及他们（自觉和<sub>不</sub>自觉）的支持者宣称马克思主义将要消亡，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斗争的必要武器，因为它告诉了工人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常性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正如基尼系数所显示的）。让我们共同复兴马克思的伟大计划——让我们尽一切努力来实现联合生产者的社会，这是一个“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迈克尔·A·莱博维奇

2007年4月23日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页。

##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有人评论说，现在出版一本关于马克思的著作，可能是最不合时宜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正享受着它的狂欢节（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而它公认的对立物——“现存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简称 AES），却在阵阵悲伤的挽歌中节节衰退。

在右派人士看来，上述两个方面的现象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许多人奇怪地问我，你怎么还在讨论马克思？你还在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吗？（当然，在这些冷嘲热讽之中，有一点或许是马克思应该感激的，比如说，那些形形色色的保守派人士，他们引经据典想要宣告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现存社会主义的失败，结果得出的结论却证实了马克思的正确性。）有些左派人士则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的历史阶段是不能抗拒的。因此，在一些人看来，野蛮的唯一替代品是带着人道主义面具的野蛮，而

## 超越〈资本论〉

不是社会主义。

也有些左派人士认为，我们并没有看到“工人阶级起义”的现象，这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全盘皆错了，他把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变迁的特定阶段，这一点犯了阶级简化主义（reduction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错误。在这些“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s）看来，现代民主斗争的多样性正好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事实上的反驳。他们提出了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异质性、斗争的平等和自治性，以及有关竞争市场的论述。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倒退，《超越〈资本论〉》一书则是对这种倒退的挑战。本书认为，在健康、生存条件、环境质量、妇女权利、政府社会服务、高等教育收费、高等教育条件、民主权利等方面，工人阶级都在进行着斗争，如果“后马克思主义者”想把这些斗争和工人阶级分离开来，他们就首先要在理论上证明工人与资本不是片面对立的。只有把工人的需要限制在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上，“后马克思主义者”才能从理论上把新社会运动作为批判阶级分析的基础。实际上，他们宣扬的是抽象无产阶级（Abstract Proletarian）的陈词滥调，而没有把工人看作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社会属性的充分发展的人。

然而，这种陈词滥调并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超越〈资本论〉》认为，“抽象无产阶级”的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理解的产物，它扭曲了马克思对工人的定义。造成这种片面理解的根源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完整分析，相反，马克思只是以此向工人揭示并解释资本的本质。

在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原因。历史的前进总是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的。这个世界是由物质、非人类力量、各种主体（假如所有主体都存在

的话)共同组成的,而不是只由那些活着并为生活进行斗争的人组成的。在这样的世界中,“抽象无产阶级”最终提出了他们的目标,打破生产力的枷锁,冲破资本家的束缚。如果这样的事实还不能支持《资本论》,那么这些事实一定是很糟糕的。正如马克思对其追随者所讲的(见第2章),当出发点是“想用简单的形式进行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时,一定会导致对一个理论的片面理解。

但是,这并不是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瓦解的唯一情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都试图摆脱那种所谓神圣教科书的内在片面性。它采取的做法就是折衷(eclecticism)。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尽力超越无产阶级的狭隘的经济诉求;在理论上,它用方法论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来修正实践背后的教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现代化”都成了一种口号,成了最新的时尚。当然,折衷主义来得比什么都方便。

然而,这种通过诡辩获得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也并非毫无代价。因为教科书上的片面性并没有被折衷者改变。只言片语的解读难免被指责,而且也难免出现替代性的教科书。因此,在新的事件和具体的教科书教义之间,不是两者互不相干,怎么着都可以,而是事实可能随时都攻击理论;也不是各自发展,而是相互交融,有时甚至是或多或少暴力式的交融。总之,这就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和时髦主义(faddism)之间无休止争论的肥沃土壤。

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无懈可击?一些新的理论组合是否也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折衷主义究竟拯救了什么?这一点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根据正统派的根本观点,折衷主义和调和主义的结合对具有完整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构成了威胁。也就是说,《资本论》的“抽象无产阶级”传播者和反对折衷的人都没有跨越横在《资本论》的纯理论和资本主义现实之

## 超越〈资本论〉

间的沟壑。他们都是片面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从不同侧面瓦解了马克思理论。这也是由于，一方面，马克思未能在《资本论》中完整地阐述他的认识论；另一方面，人们想找到替代性的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超越〈资本论〉》可以看成是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呼唤。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并进行切实的运用，本书探讨了马克思未完成的著作（尤其是那本他计划写的关于雇佣劳动的书）中所涉及的对象，集中讨论了《资本论》中缺乏的关于工人的内容。在深入研究了那本未完成之书的寓意之后，《超越〈资本论〉》重新将人（和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它不仅挑战了片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和简化论（reductionism），同时也向“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调和观点提出了挑战。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是它的核心，其次是对联合生产者（这里隐含了一个可选择的社会景象）的关注——我们知道，“后马克思主义者”与许多空洞的抽象理论家一样，把人类只看作消费者（当然，是有着异质性需要的消费者）。

然而，《资本论》中的确并没有谈到阶级斗争，或者说没有谈到工人的阶级斗争。因为《资本论》的实质是谈资本，这才是目标，《资本论》也努力实现了这个目标。它的主题既不是工人（只是提到了资本对工人的影响），也不是工人的目标（只是提到了它们与资本的目标不同），更不是工人的阶级斗争（只是提到了工人受到资本侵犯时的反抗）。即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偶尔谈到工人，这些也是悬而未决的，并没有像对资本的讨论那样提出合乎逻辑的证明材料。我认为，这就导致《资本论》遗漏了资本主义中的某些重要问题，或者对某些问题没有进行充分阐述。因此，认为“一切都在《资本论》中”的人应该对片面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负责。

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我曾经提到这本书的写作花了很长时间并且还处于不断完善中。十一年以后才完成了第二版，这便是理论不断发展的证明。在第二版的写作中，我把第一版看作最初的草稿，对原稿中的每个章节都作了修改。有些改动较小，仅仅更新了材料并强调了早期的观点（例如，写上了马克思《1861 - 1863 经济学手稿》的出版）。然而，这一版也反映了我对某些问题进行思考的最新研究成果。

其中一个最大的改变是将结论那章（“超越政治经济学”）分成两个独立的章节（“从政治经济学到阶级斗争”和“从资本到结合总体工人”），这样我就可以分别对“工人国家”和“结合总体工人”的概念进行专门的扩展。我一直致力于对这两个领域进行研究，我近期的论文和一本正在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书都以此为研究对象。这一细节在刚筹备再版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另外，这次修订还增加了两章新的内容。新版的第6章（“工资”）通过放松《资本论》中关于工人获得的是“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的假设，详细地考察了工资理论。考察表明，工人间的分裂程度（这一变量是在第一版中提出的）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最后，本版中第1章的内容是全新的（“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个关于资本的故事”）。近期在写关于马克思的内容时我一直想把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做个总结，在我看来，《超越〈资本论〉》中缺少专门介绍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内容。起初，这部分并没有作为本书的第1章，因为我想把本书作为《资本论》的一个补充，但是，这个新的开头提出了我后来要回答的许多问题。现在，我已经很难想象不把这一章作为开头的情形了。

我非常感谢那些从第一版开始就一直鼓励我的人，尤其感谢的是 Gibin Hong，韩语版的译者；Jesus Garcia Brigos 和 Eronesto

## 超越〈资本论〉

Molina（她告诉我 Che 会喜欢这本书）。我非常感谢从众多读者中获得的对一版内容的批评意见，有些反馈使我避免了严重的错误。在此感谢读者 Greg Albo, Jim Devine, Alfredo Saad - Filho, Sam Gindin, Marta Harnecker, Leo Panitch, Sid Shniad 和 Tony Smith。

本版的序言是最后写的。此时，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不再像第一版时那样看起来无懈可击，已经出现了许多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形式的强烈的反抗运动，新的国际联合也在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说，资本正在经历着一个内在的危机，某些资本和地区正在承受着全球生产过剩的压力，虽然我们还没有看清危机的严重程度。

如果要从这本书中总结出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危机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一旦我们对工人予以考察，就会发现，工人自身被生产出来（工人生产自身）的条件正是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原因。《超越〈资本论〉》强调工人依赖于资本的方式。在现存的关系中，在正常的环境下，这一方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因此，本书指出，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破解资本的秘密（这是马克思所致力于的研究），还包括斗争，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工人自身就是通过斗争生产出来的。

通过革命实践超越资本，关于这里的核心观点，我想引用乔治·山蒂（George Sand）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段话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也引用过（当资本显现出毁灭人类和自然的趋势时，这一陈述变得格外有意义）。直到“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sup>①</sup>

迈克尔·A·莱博维奇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8页。



# 第一版序言

(1992年)

本书的写作可以追溯到1973年。当时，我第一次读到马克思英文版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这本书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确阐述的一个问题——对人类需要的关注。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之所以没有阐述透彻，是因为马克思当时并没有完成他计划写的一本关于雇佣劳动的书。

1975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这篇论文题为《人类的需要，异化和贫困化》，提交到了加拿大经济学协会。此后，这篇论文的简编版1977年发表，题目为《资本和需要的生产》（这篇文章是本书第一版中第2章（现在是第3章）的基础）。然而，在马克思的文献中，应该存在这样一本书，它不仅仅是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晚些时间的著作之间的桥梁，而且，还应该有助于解释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对家务劳动这个问题保持沉